



现实维度中的族裔性重构

——路易斯·厄德里克作品研究

陈 靛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非外借



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项目（项目批准号：11CWW024）

现实维度中的族裔性重构

——路易斯·厄德里克作品研究

陈 靓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实维度中的族裔性重构:路易斯·厄德里克作品研究/陈靓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309-13853-5

I. ①现... II. ①陈... III. ①路易斯·厄德里克-文学研究 IV. ①I712.0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88378 号

现实维度中的族裔性重构:路易斯·厄德里克作品研究
陈 靓 著
责任编辑/郑梅侠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出版部电话: 86-21-65642845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8.5 字数 225 千
2018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3853-5/I · 1115
定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路易斯·厄德里克研究综述	21
第二章 多重叙述与语言杂糅——族裔性中的语言特质	37
第三章 宗教本土化中的族裔性及文学表征	90
第四章 神话领域的族裔性构建	135
第五章 性别领域的族裔性构建	166
第六章 族裔性的空间维度及现实主题	191
第七章 元小说：族裔性的历史重构	220
结语	240
参考文献	246
附录 姓名对照表	256

导 言

在美国历史的起源问题上,史学界追溯到 208 万年前迁移到北美大陆的土著居民,而不是 16 世纪晚期至 17 世纪早期移居到北美大陆的欧洲移民^①。在美国国家身份的构建中,美国原住民这个以往在北美大陆上被称为“印第安人”的群落,已成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元素。在我们使用“印第安”这个术语之前,要意识到命名这一行为中所蕴含的权力内涵和这个称呼本身带有的欧洲殖民霸权印记。这个术语源于哥伦布对美洲大陆地理位置的误判,从而将错就错用在北美原住民身上。欧洲殖民者在这个术语的使用中带有歧视性的倾向——包括使用“野蛮人”“野人”和“红皮肤人”等语言,以明确他们与美国原住民之间的本质性差异。1829 年 2 月,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写了一封信,宣告他对北美大陆的伟大发现,并记述了他在“印度”探险的最初几周的经历。在信中,他写道:“我派了两个人到内陆,去查看有没有国王或壮观的城市。他们整整走了 3 天,只发现了几个零星的小村落,还有大批的居民,但是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发现。”^②在殖民者的眼中,这些居民没有作为个体的存在价值。“印第安人”这个词本身不仅有文化误导性,且被赋予了歧视性及模式化的刻板内涵。露西·A. 甘捷(Lucy A. Ganje)承认:“在我们的文化版图中,我们一直以一种模式化的眼

① Nancy Shoemaker (ed.). *American Indians*. Oxford;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1, p. 11.

② Qtd in Harry J. Brown. *Injun Joe's Ghost: The Indian Mixed-Blood in American Writing*. Columbia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4, p. 4.

光刻画美国印第安居民。”^①

在以英语这个西方文化的主流载体构建的认知体系中,美国原住民的形象往往带有白人文化的塑造痕迹,且在很大程度上被模式化。学者夏娃·达里安-史密斯(Eve Darian-Smith)曾指出其中的意识形态痕迹:“‘印第安’一词是一个灵活的概念,它包含了白人世界所渴求或嫌恶的所有内涵。印第安人可以是一位绅士,也可以是个野蛮人。他们可以是邪恶的化身,对无辜的人剥皮折磨,他们也可以是性情单纯的环保主义人士,保护森林,在城市污染前潸然泪下。‘印第安’这个词可以任由白人的政策随意塑造。在这个形象的层面上,印第安人已经成为一个模式。”^②在白人的眼中,“印第安人看起来没有什么差异。他们有着几乎相同的习惯、风俗和行为举止”^③。但这种方式忽视并掩盖了美国本土裔文化的多元化特质,并以模式化的倾向否定乃至误读了美国本土裔部落内部的社会、语言及文化差异性。在对美国原住民的外貌、性格、举止、经济、住房、政府或宗教等情况的描述中,白人的文本多是泛化而概括性的。如美国超验主义学者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曾把“印第安人”想象为“自然之子”,与环境和谐一致,浑然天成,但他在缅因州的森林中遇到了一些美国原住民后,就改变了之前的措辞,称所遇到的原住民“看起来是一些邪恶、懒散的家伙,他们对自然的利用是不完美的”^④。在这种简单化的模式思维中,白人文化往往将一个美国本土裔部落的特

① Lucy A. Ganje. "Native American Stereotypes." *Images That Injure: Pictorial Stereotypes in the Media*, 2nd ed. Eds. Paul Martin Lester and Susan Dente Ross.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2003, p. 113.

② Eve Darian-Smith. *New Capitalists: Law, Politics, and Identity Surrounding Casino Gaming on Native American Land*. Belmont, CA: Wadsworth/Thomson Learning, 2004, pp. 18-19.

③ T. L. McKenney. *Sketches of a Tour to the Lakes, of the Character and Customs of the Chippeway Indians, and of Incidents Connected with the Treaty of Fond du Lac*. Baltimore: Fielding Lucas, 1827, p. 379.

④ R. Nash. *Wilderness and the American Mind*. New Haven, C. 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97.

征泛化为美国本土裔文化的整体特征,并从白人文化的角度以俯视的方式放大美国本土裔文化的“缺陷”,以自以为更高一等的道德评价方式来评述美国本土裔文化,以僵化的模式对其塑形,忽略其内部的丰富性和与白人文化入侵后的动态流变。白人文化中的“好”美国原住民对白人彬彬有礼、相貌英俊,有着坚强的意志力和忍耐力,在社交中言谈举止得体,战斗时勇猛无畏,对家庭和孩子爱护有加。他们的生活方式自由、简单而天真。另一方面,与之相反的“坏”美国原住民浑身赤裸,举止粗野,残忍而报复欲强烈;他们相貌丑陋,生活环境肮脏,在白人的武器面前胆小而怯懦。

在殖民进程中,对他者的创造或命名已经成为西方主流文化的一种通行的策略。正如 S. K. 亚当(S. K. Adam)所言:“名字有强大的力量。命名的力量也相当强大。历史和法律以及文学和政治,都是各种命名活动。……去确认他人的民族性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政治工具,可以控制、边缘化,甚至清除对方……对他人命名的力量就是对对方的控制力。”^①这种策略可以有效地完成对他者的控制。对于部落文化多元的美国本土裔文化而言,这种命名一方面可以有效整合其意识形态统治对象,另一方面,在话语层面建构权力制高点可以抹杀其内部文化的精妙复杂之处。生活在北美历史早期的美国原住民至少有 2 000 种风格各异的部落文化和氏族,其风俗、生活方式、信仰及语言也多姿多彩,这些很难以“印第安人”这么一个宽泛的概念进行整合和概括。随着这个称呼在欧洲话语中的广泛使用,“印第安”这个词也会让人错误地认为美国原住民是一个具有同质性、整体性的群体,而忽略了不同部落之间繁杂多元的传统与文化——包括在社会结构、语言和宗教信仰上的差异。

殖民者在新大陆上对资源的贪婪又引发了他们强烈的控制欲,这一点无论在土地的攫取还是意识形态的传播上都展现得淋漓尽致,并使本土裔文化及居民的主体性一直处于被压制和操控的状态。

^① S. K. Adam. *Extinction or Survival?: The Remarkable Story of the Tigua, an Urban American Indian Tribe*. Boulder, London: Paradigm Publishers, 2009, p. 13.

在欧洲殖民者与美国原住民接触的几个世纪中,后者一直以沉默的姿态存在。欧洲殖民者与美国原住民的接触对美国本土裔社会和文化而言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在殖民话语中,美国原住民的主体真实性长期以来被遮蔽起来。在白人的早期文学作品如 19 世纪及 20 世纪的美国边境小说中,美国原住民被描绘为呆板、愚笨的形象,此即这种殖民意识的典型体现。为了在北美大陆保持霸权统治,欧洲殖民者以美国原住民民族和文化特征“怪异”为借口,将它们界定为劣等民族。在殖民统治机制中,这种界定对维持统治秩序是非常有效的。“将被统治人群物化或非人道化通常是统治者对他们的压迫进行正名的第一步”。^① 白人统治者有效地利用了这个策略,并将它运用到了对美国原住民的殖民控制当中。这一切导致了美国本土裔生活方式缺失,土地被剥夺,世代口述传承的故事也逐渐被殖民话语抹去。

在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印第安复兴”^②的大幕揭开之前,美国本土裔作家一直处于美国文学领域的边缘^③。今日,在全球文化多元化的浪潮下,随着中心与边缘界限的模糊,美国本土裔文学在西方的文学评论界以及高等学府中也得到了愈来愈多的重视,对传统美国本土裔文化中的莫仪、沙画、口述传统等文化元素以及传统与现代本土裔作品(诗歌、小说、戏剧等)的研究也开始不断兴盛。相对于西方的物质化意识,美国本土裔文化具有更为宏大和广博的视野。美国原住民通过将自然界中的载体——如大地、动植物、景观等——将文化

① Lucy A. Ganje. “Native American Stereotypes.” *Images That Injure: Pictorial Stereotypes in the Media*, 2nd ed. Eds. Paul Martin Lester and Susan Dente Ross.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2003, p. 117.

② 批评家肯尼思·林肯(Kenneth Lincoln)在 1983 年发表专著《美国印第安复兴》,探讨了自 1969 年斯科特·莫马迪获得普利策奖以来美国印第安文学的蓬勃发展。“美国印第安复兴”一词也自此进入评论界话语。

③ 对北美大陆上的这批原住民的称呼,因其称谓上的殖民性和历史性的问题,曾有诸多争议。本书在评论中,将统一称之为“美国本土裔文学”(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在涉及具体的历史陈述以及引用他人的表述时,将保留其中“美国印第安文学”(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的原始称谓。

复兴的领域扩大到了自然生态中。生存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新的意识,以往的焦虑被更为宏大的土地、历史等概念所替换,从生态领域延伸到了历史的文本之中。与现代化进程中不断破裂、异化的白人文化相比,美国本土裔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和谐、人际关系中的人道主义、文化自身的有机完整性以及对人的个体完整性的强调具有不可抵抗的吸引力。与此相关的美国本土裔文学批评也逐渐走向成熟,本土裔文学的创作与研究已成为东西方族裔文学中极富特色的学科。在 N. 斯科特·莫马迪(N. Scott Momaday)这位美国本土裔复兴大潮领军人物的激励下,伴随着声势浩大的美国本土裔民权运动,当代美国本土裔作家一直努力构建带有本土裔文化特色的文学主体性,摆脱白人主流文学范式,在创作风格和特征上,也呈现出鲜明的个性。对此,研究美国本土裔文化复兴的学者约瑟夫·布鲁查克(Joseph Bruchac)曾评论道:“除了我同时代的那些出生于 30 年代和 40 年代早期的作家之外,新时期的美国印第安诗人和小说家的作品开始大量涌现。……30 年代晚期和 40 年代的印第安作家在公立学校或美国印第安事务局举办的学校里成长,他们接受的全部都是西方的文学传统,而相比较而言,新时期的印第安作家对当代美国印第安作品的接受能力更高。或许,今天的年轻一代印第安作家所面临的任務更为容易和清晰,以往的‘熔炉’和‘消失的红色人种’^①这些神话也将风光不再。”^②

20 世纪早期以来,美国原住民随着身份意识的不断增强,对传统文化的复兴努力也在不断加强。对他们来说,个人的身份界定存在于更为宏大的传统文化和自然景观的坐标中。在传统理想主义者的想象图景中,在礼仪的帮助下,古老的秩序能得以恢复,先人可以从远古发出声音,众神可以再次翩翩起舞,历史的辉煌可以再现。然

① 19 世纪白人主流意识形态下的观点认为,在文明的进程中,印第安人将逐渐消亡。这一观点试图为白人对美国原住民的土地侵占、军事屠杀和通过将美国原住民送到政府举办的公立学校接受白人文化“教养”等做法正名。

② Joseph Bruchac. “A Good Day to Be Alive: Some Observations on Contemporary American Indian Writing.” *SAIL* 6, No. 4 (Fall), 1982, 2.

而对现实环境下的文化复兴最大的威胁就是,在现代化和全球化文化风潮的冲击下,美国本土裔文化的传统历史感知和体验正逐渐消退。对于大部分居住在美国城市的美国原住民来说,城市化的现代性体验对以往的传统自然观也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对目前处于美国白人主流文化边缘的本土裔文化而言,要取得生存,就需要在弘扬自身文化特质的同时,以现实的态度把握好现代性语境下的传统文化的定位问题。

在美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美国原住民在历史中的地位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尊重和关注。对于美国原住民的地位这个问题,恩·伯纳(En Berner)有过尖锐的评论:“两个世纪以来,美国的民主和个人自由这个神话一直在发挥着影响。很明显,这个神话的缺陷在于它过于欧美化了,即前行的视野过于狭窄。它只面向未来,而忽视了来自历史的呼声,否定了过去所发生的悲剧。历史中失败者的利益在这里没有得到展示,这样就无法使相信这个神话的人们看到进步的可能。我们应当努力记住惠特曼在《自我之歌》中所表达的意愿:不仅为胜利者,也为那些失败者歌唱。我们已经在英雄的万神殿里为罗伯特·E. 李这个虽败犹荣的英雄找到了一席之地,我们也必须为我们的印第安英雄做出同样的努力。”^①

正如恩·伯纳所言,在对历史的审视中,如果缺乏反思,这种审视及其得出的结论将是不完整的,且“前行的视野过于狭窄”。只有将美国本土裔文化及其政治意义纳入美国主流意识之中,所得出的国家文化、政治图景才将是完整、充分的。在美国本土裔文化的复兴中,本土裔文学的发展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美国本土裔作家的作品赢得了评论界的广泛认可和赞赏。这些年轻的作家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也取得了越来越大的成就,其影响甚至已经超出了美国原住民和学术评论界,扩展到了更为广泛的美国白人及其他种族读者群。这种努力不仅具有文学上的创新意义,而且也具有划时代的文

^① Robert L. En Berner. *Defining 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 One Nation Divisible*. Lewiston, N. Y. : E. Mellen Press, 1999, p. 122.

化内涵。许多白人学者已经意识到了美国本土裔文学在美国文学历史中不可替代的作用。阿诺德·克鲁帕特(Arnold Krupat)评论道：“我认为应该将美国本土裔文学视为美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如此，它也应该被纳入我们称之为‘世界文学’的全球范围的文学作品这个更宽广的文学框架之下……在将本土裔文学纳入美国文学之后，它就可以启发主流的欧美文化，并与之互动，在美国创造出一种真正的非主流作品。”^①在《晨曦之屋》获得普利策奖之前，美国文学评论界对本土裔文学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本土裔部落口述传统、传说和语言学研究上。在“印第安复兴”大潮之后，评论界开始从多元丰富的文学理论展开文本及文化分析，美国本土裔文学及相关批评理论也随之逐渐丰富起来。

这种新兴的历史观在 20 世纪 60 年代极大地提升了本土裔文化的自豪感，并由此带来了以英语为载体的美国本土裔文学的原创性作品在质量和数量上的空前繁荣。对美国本土裔文学地位的认可并非仅是一种学术行为，也是对原住民在北美大陆这个多民族的地域所发挥的文化和政治作用的肯定。就当代美国本土裔文学的创作策略而言，从真实的本土裔体验出发，展示与之前被白人殖民文化所塑造的本土裔文化图景之间的裂隙，并从中获得自身的文化特质和身份定位，这是当前美国本土裔文学创作的总体特征。正如评论家卡罗琳·罗森塔尔(Caroline Rosenthal)所言：“在当今世界，人们意识中的印第安人是文学、历史和艺术的产物。这作为一种创造，与真实生活中的印第安人相距甚远。美国印第安小说家正是瞄准这个神话与现实的分裂点而创作的，他们的艺术材料也来源于此。”^②不过，对于活跃在诗歌、小说和自传创作的当代美国本土裔文学作家和批评家来说，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身份的界定问题。正如前文指出的，作为一种政治标签，“美国原住民”(Indigenous American)这个称谓更大的

① Arnold Krupat. *The Turn to the Native: Studies in Criticism and Culture*. Lincoln;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6, p. 19.

② Caroline Rosenthal. *Narrative Deconstructions of Gender in Works by Audrey Thomas, Daphne Marlatt, and Louise Erdrich*. NY: Camden House, 2003, p. 122.

意义在于作为宏观的群体性指称,以区别于后来的欧洲移民者。然而它缺乏历史、地理乃至文化范畴的具体特质,而更多地被用作一个同质化的政治性词语。正如我们很难给由众多欧洲移民组成的美国白人文化以一种本质化的界定一般,由纷纭复杂的部落文化组成的美国传统本土裔文化,也无法以一个简单的标签一言以概之,更何况在当代多元化的文化语境下,用英语作为载体的当代美国本土裔文学在语言、文化、社会心理等诸多层面的融合已成趋势。

姑且以早期欧美学者用英语记录的美国本土裔口述传统为例,来阐释白人文化与美国本土裔文化在交融中所产生的文化偏差问题。就当代美国本土裔文学而言,无论是早期欧美学者的田野记录,还是当代美国本土裔作家的创作,都是以英语为主流语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传统以及当代美国本土裔文化和文学的研究都是基于一种翻译的文本。与所有的翻译过程一样,翻译者的文化背景、社会文化身份等因素都影响到词语的选择,使其也成为带有个人主观色彩的文本。而更大的问题在于:美国本土裔口述传统在故事叙述中,并不强调故事的客观唯一性;不同的故事叙述者在讲述同一个故事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情节更改,即使同一个故事叙述者在不同场合讲述时也会有不同程度的调整。从这一点上来说,美国本土裔传统语言观充分展示了语言的动态特质,并将其与自然、存在和宇宙观相关联。在欧美学者试图用英语或其他语言记录这些故事的时候,即使所记录的语言保持了最大程度上的客观,但所呈现的也仅为这个故事的一个层面。所以,即使以人类历史学的角度来考察这些“历史记忆”,它们也是不完整的,无法做到客观。而如果将研究对象替换为语言流动性更强的当代美国本土裔文学的话,则更要强调其中的动态多元和无可避免的杂糅性特质。

美国本土裔文化中动态的语言观就足以在语言层面产生语义的多元性和模糊性问题。从更宏观的文化层面来说,美国本土裔文化中的生态观、时空观、灵魂观等与欧美的传统有着显著差异。在历史上,白人文化与美国本土裔文化有过长时期的冲突与交融,在宗教信仰、部落结构、生活习惯方面已经形成了一种杂糅态势。当美国本土

裔作家用英语为媒介将其在多元的现代性语境下呈现出来的时候,无论从语言还是文化层面而言,它都会呈现出更复杂的多样性。这一点对于当代美国本土裔文学批评而言至关重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本土裔身份”“本土裔文化传统”“美国本土裔文学”这些带有鲜明文化标签的概念中,包含着更为浓厚的模糊性,这已使其成为一个泛指性的隐喻存在。

对于当代美国本土裔作家而言,他们对美国本土裔文化的了解也是通过非本土裔作家的作品和记录来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西方语言及视角所形成的文本必将使他们对本土裔文化的理解产生一定影响。如莫马迪受到过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传统的教育,他的《通往雨山之路》不仅仅来源于基奥瓦族的文化传统,也受到詹姆士·穆尼的《基奥瓦族印第安人的历史》这本书的影响。这让很多美国本土裔作家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也影响到了他们对本土裔作家群体所创作的小说和诗歌的态度。在本土裔作品是否应该归为美国文学这一点上,许多本土裔作家态度不一。一些作家,如莫马迪和厄德里克,认为本土裔作品应当被视为美国文学的一部分。但另一部分作家则认为,因其语言和主题的独特性,白人对他们的文学一直视而不见,也无法理解,所以不能归为美国文学之列^①。

因此,无论从创作还是批评上来说,仔细分析其中的多元态势,避免概念化批评,具体分析作品的文化语境、创作目的和象征内涵,是理解当代美国本土裔文学创作、把握其发展趋势的必要前提。即使我们今天谈论“美国本土裔文化的族裔性”或“本土裔文化身份”,我们也要以谨慎的态度对待这个概念。它们所包含的内涵是什么?有什么样的识别性特征?在不同的传统部落文化中有什么样的差异?在当代文化语境下又有过怎样的变迁和融合?更重要的是,在当代多元文化的语境下,如何去定位美国本土裔文学批评?在这些问题上,西方学者有着激烈的争论。一派学者认为应弘扬美国本土

① Daniel F. Littlefield, Jr. "American Indians, American Scholars and the American Literary Canon." *Ame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Kansas) 33; 2(1992): 104-105.

裔的独立特质,并与其他多元文化保持距离。学者罗素·桑顿(Russell Thornton)曾建议将“印第安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①。美国本土裔拉科塔部落(Lakota)作家伊丽莎白·库克-琳(Elizabeth Cook-Lynn)强调要让“美国印第安研究从内容和方法上都成为人文思想中的一个独立门类”。在她看来,美国本土裔研究只有在彰显了与美国研究与多元文化的差异性后才有足够的自足性^②。西蒙·欧提兹(Simon J. Ortiz)认为,美国本土裔作家用英语创作的文学依然是纯正的本土裔文学,有着明确的文化身份和包容、转化能力。他用一个本土裔宗教的例子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认为:“很多美国西南地区的(在16世纪曾是西班牙殖民地的北部边界)基督教仪式已经不再有西班牙的特点。它们现在都成为印第安人的宗教,因为印第安人给予了这些仪式以很多创新。”^③同样,在对美国本土裔文学的批评上,特瑞·威尔森(Terry Wilson)也曾提出要以“独特的美国印第安视角”来审视美国本土裔文学^④。然而,对这个“印第安视角”的独特性也需要进行进一步明确界定。在明确它的内涵特质之前,也需要对它与白人主流文化的关系进行确定。

而另一派以帕特里克·莫里斯(Patrick Morris)为代表的学者则称:“美国本土裔研究要有宽阔的学术视野,兼容并蓄,利用所有的学术学科和方法来研究、判断及处理与本土裔群体有关的关键问题。”^⑤库姆·安托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则强调欧洲文化对当代美国本土裔文化的塑形作用:“对我们来说,要忘记欧洲,

① Willard William, and Mary Kay Downing. “American Indian Studies and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Wicazo Sa Review* 7(1991): 2.

② Elizabeth Cook-Lynn. “The Radical Conscience in Native American Studies.” *Wicazo Sa Review* 7(1991): 11.

③ Simon J. Ortiz. “The Historical Matrix Towards a National Indian Literature: Cultural Authenticity in Nationalism.”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Native American Fiction*. Ed. Richard F. Fleck. Washington: Three Continents, 1993, p. 65.

④ Willard William, and Mary Kay Downing. “American Indian Studies and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Wicazo Sa Review* 7(1991): 2.

⑤ Ibid.

就是要压抑那些让我们的身份得以成形的冲突。既然现在要摆脱对方已经为时太晚,我们反而可以从这段互相依存的历史中找寻我们的优势。”^①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因为白人文化的干扰,美国本土裔的身份问题一直被置于本体与他者的二元范畴内考虑,无法完全摆脱白人文化的影响。从美国本土裔文化的角度出发,欧洲文化可以被视为一种他者的存在,虽然它的力量一直是压制性的,但已从反向的角度强化了美国本土裔身份的形成,成为美国本土裔文化现代性中无法抹去的印记。在现实的多元语境中,美国本土裔文学创作或文学批评更无法做到完全的独立和超然。因此,在对当代美国本土裔文学的批评中,尤其是对以英语语言创作的美国本土裔文学作品,我们一方面要避免将美国本土裔文化身份进行同质化或整体化,即以—种文化标签来简单标记,并抹去了美国本土裔文化中的差异性和丰富内涵;另一方面,需要留意两种乃至多种文化间的互动和杂糅,把握住美国本土裔身份这个概念内外两个领域的批评视域,避免孤立化,谨慎对待其中的二元对立理念,以—种动态、多元和现实的态度来分析当代美国本土裔文化和文学。

从历史发展来看,美国本土裔文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传统本土裔文学、转型期本土裔文学和当代本土裔文学。在传统本土裔文学发展的时期,美国本土裔文化具有完整的主体性,本土裔文化与白人文化的接触也极少,该时期的本土裔文学以各部落的本土裔语言为载体,内容以传奇、故事、神话和歌谣为主。转型期本土裔文学通常指19世纪对本土裔演说家演讲的英文译本以及在白人统治下的原住民用英文创作的回忆性叙述^②。同时,本土裔作家一直努力在白人文化统治的话语中找寻自己的声音。在这个过程中,要学习并模仿主流语言——英语——是必须要迈出的第一步。首先,掌握英语的本土裔作家在主题的表达上因主流话语和文化的控制而受到很多限制。

① Kwame Anthony Appiah. *In My Father's House: Africa in the Philosophy of Cul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72.

② John K. Roth (ed.). *American Diversity, American Identity: The Lives and Works of 145 Writers Who Define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New York: Holt, 1995, p. 2.

例如,第一位美国本土裔作家约翰·罗林·瑞奇(John Rollin Ridge)的《华金·穆里叶塔的生平及历险记》(1854)一书缺乏对美国白人文化鲜明的反抗姿态以及对自身文化独立性的宣扬。直到20世纪30年代,奥塞奇部落作家约翰·约瑟夫·马修斯(John Joseph Mathews)以及其同时代作家达西·迈克尼可(D'Arcy McNickle)才开始以自身的话语体系和文本表述公开、自由地对白人主流文化进行反抗。

本书所审视的作品属于美国本土裔文学的第三阶段——当代本土裔文学作品,即由当代美国本土裔作家用英语创作的本土裔小说、非小说、戏剧和诗歌。这个新兴的历史性时期由“印第安复兴”运动揭开大幕,领军人物是N.斯科特·莫马迪。在发表了广受称赞的《晨曦之屋》(1968)和《通往雨山之路》(1969)之后,莫马迪成为20世纪60年代晚期至70年代早期最有影响力的美国本土裔作家。1969年,《晨曦之屋》获得普利策奖,并成为有史以来最受批评界关注的美国本土裔文学作品。来自边缘的声音在多元化的文学舞台上发出愈来愈洪亮的声音,并逐渐形成对中心的包围态势。莫马迪在作品中通过记忆建构情节,并通过对当代社会中原住民的生存状态、口述传统和典仪的展示为之后的本土裔作家做出了典范。在“印第安复兴”大潮之后,涌现了很多美国本土裔作家,诸如詹姆士·韦尔奇(James Welch)、莱斯利·马蒙·西尔科(Leslie Marmon Silko)、路易斯·厄德里克(Louise Erdrich)、谢曼·亚历克西(Sherman Alexie)、杰拉尔德·维兹诺(Gerald Vizenor)等著名本土裔作家在当代美国文学界崭露头角,以风格各异的创作手法和独特的族裔特色活跃在当代美国文学的舞台上。在波拉·甘·艾伦(Paula Gunn Allen)看来,在当代美国本土裔小说中,本土裔的文化传统因素依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20世纪的美国本土裔小说呈现出两方面的特征:本土裔部落的口述传统和早期及当代的西方小说特色。《圣经》为西方思想和文学提供了养料,同样,‘仪式性’文本也成为我们的世界和作品中象征、典故及哲学思考的主要源泉。如果认为‘仪式性’文本过时了,与现代作品无关,这就大错特错了……(两者)就像鸟儿的一双翅膀一样,它们与作品之间有着互动,并影响

着我们的体验。”^①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美国本土裔作家已经成为一个有特质的身份群体。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本土裔作家开始尝试在形式上进行创新,将美国本土裔传统与美国的欧洲传统进行并置、融合。在创作中,他们依靠口述传统、歌谣、部落文化等传统元素,凸显自然与人性的和谐,在当代美国文学潮流中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力,并形成了一种具有文化合力的部落性神话和叙述。

对于当代美国本土裔文学和文学批评而言,要对抗殖民统治,重获信心和社会地位,其核心问题是本土裔文化和个体的身份确立。而身份的界定一向是一个敏感而复杂的问题。对于一个长期被边缘化的群体而言,它所面临的最紧要的问题是在多民族的北美社会中如何进行自我身份定位。在身份定位的努力中,首先要确定的问题就是文化身份得以形成的民族特性(nationality)。与侧重生物特征的种族(race)概念不同,民族在社会化的进程中传递着鲜明的文化信息。因此,民族的概念通常通过诸如服饰风格、语言、带有文化痕迹的行为或风俗等外在的特质被感知和界定。虽然民族的界定通常需要参照个体的种族身份,但后者并非前者的必要条件。在《什么是民族群体?》一文中,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写道:“我们把‘民族群体’定义为因为生理或/和习俗的相似,或都有被殖民或迁移的记忆,而相信他们具有共同血统的一群人。……他们是否确实有真实的血缘关系并不重要。”^②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民族群体归属的主观性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并非简单的身份问题,而更多地是与处于相似困境的他人的认同感相关联。这种困境多以政治术语进行表述,人们在提及民族群体时会将之看作利益集体,而不是有着共同血缘或祖先的群体。因此,在不同的历史及政治环境中,民族的这个概念会被不断地更新。

① Paula Gunn Allen. (ed.). *Voice of the Turtle: 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 1900-1970*. New York: Ballantine, 1994, p. 7.

② Max Weber. "What Is an Ethnic Group?" *The Ethnicity Reader: Nationalism, Multiculturalism and Migration*. Eds. Monsterrat Guibernau and John Rex.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7, p. 18.